

唐金鶴 著

倒下的英才

修訂版

科華圖書出版公司

倒下的英才

【上部】清華園文革記事

【下部】我所經歷的1968年清華武鬥

唐金鶴 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書 名： 倒下的英才（修訂版）
作 者： 唐金鶴

出版印刷： 科華圖書出版公司
香港九龍城郵政信箱 89311 號
電話：2353 5856 傳真：2329 6585
網址：http://www.hkauthors.com.hk
電子郵箱：info@hkauthors.com.hk
forwardbook@yahoo.com.hk

發 行： 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荃灣德士古道 220 - 248 號
荃灣工業中心 16 樓 1609-1616 室
電話：2381 8251 傳真：2397 1519

版 次： 2009 年 11 月初版
2013 年 1 月修訂版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16-0273-2
©2012 Forward Book Co.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謹以此書紀念

一九六八年一月至七月

北京清華大學武鬥期間

不幸喪生的

首都工人師傅們、

我們的師長和

我們的同窗們！

初版作者序

《倒下的英才》這本書分為上、下兩大部分：上部記錄了文化革命中清華大學內的點點滴滴；下部主要是以我在清華大學武鬥中的親身經歷為主，記錄下我的所見所聞。這是一本集體的回憶，我只是被大家推到前臺的第一執筆者。

這是一段40年前的歷史。我們寫這本書，是試圖為這段歷史提供一些真實的場景，與一些真實的細節。歷史不是靠想像得出來的。沒有歷史的場景與細節，就沒有歷史的實感。而沒有實感的歷史，就只剩下了一些概念與口號。如果只根據這些概念與口號，那就無從對這段歷史進行深入的研究，更談不到反思。

這裡記錄下來的是清華園裡一些人的親身經歷，和親眼所見。很多人都向我們表示，不要再提那一段時間，忘記它。他們說：本來已經結疤的傷口，為什麼要再揭開它，讓已經結疤的傷口再滴血呢？揭開這些傷疤我們也是非常痛苦的。我們只希望告訴後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清華大學裡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的親身經歷和親眼所見，未必能全面反映當時的歷史，但記錄下來就是對歷史的補充或註釋，是對歷史和我們自己負責，也是對那些不幸喪生的人們負責。我們不能好了傷疤忘了疼。

考慮到多種因素，文中一些人的名字被隱去了，但這不影響文章的真實性。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來保證本書描述的資料屬實。書中所涉及的事件，或由當事人本人執筆；或經過當事人的審閱與認可；或在多個當事人之間，互相印證、互相切磋、去偽存真。

清華大學校園太大了。為了幫助讀者瞭解每個事件發生的環境與其來龍去脈，文中配合敘述，提供了相關的1966到1968年前後的清華大學校園三維復原示意圖。這些圖是由建九班（1969年畢業）的肖春濤學友，根據1986年的清華大學平面圖修改，繪製而成的。畫家溫毅明先生為本書作畫。

清華的百日武鬥已經過去40多年了。當年使兩派同學慷慨激昂、以致執戈相向的派性情緒（註1）早已煙消雲散了。現在，經常可以見到當年的兩派同學坐在一起，談古論今；真可謂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但在本文的敘述中，當年的派性的口號、派性的語言（註2）俯拾皆是。清華大學短短的這段歷史，就是兩派相爭的歷史。回避當時的派性，刪除派性的語言，就無法真實地再現當時的那段歷史。在這本書中，我們絕對不想抬高某一派，或貶低某一派。現在我們認為清華的兩派，老團和老四，是一對同根的兄弟，他們都是那個瘋狂時代的受害者。有人提出：我們現在回顧歷史，就要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要不帶派性、客觀地、沒有感情色彩地來敘述當時的歷史。我們完全同意這個觀點；我們也盡力屏除派性，盡量客觀地展現那段歷史。但是我們覺得，只有上帝才能夠完全做得到這點。上帝高高在上，俯視人間，只有祂才

能夠不偏不倚地評說人間萬事百態。而我們是一介凡人，又是親歷者，我們的敘述，難免帶有當時的立場、觀點，難免流露當時的情緒、感情。我們這樣寫只是為了再現歷史。

《倒下的英才》從初稿到如今，寫了又改，改了又寫，有一些部分前後改寫十幾次，不覺間四年多的時間過去了。百日武鬥時一個個的情景，一次又一次地在我面前映現。特別是許恭生、朱玉生、孫華棟，……這些本來可以成長起來的英才，卻一個個無辜地倒下了；他們的影像，在我的腦中越刻越深。別人是在筆尖上沾上了墨水來寫字，而我，經常是在眼裡浸滿着悲傷的淚水，在心裡流淌着痛苦的鮮血；我是在淚水和血水中，寫下了這裡的一個個文字。這四年的時間對我是一種痛苦的煎熬。多少次我想放棄，我想停筆，不幹了。但是我周圍的一幫學友，他們總是在激勵我，監督我，要我咬緊牙關寫下去。我們希望，這段歷史不因我們這些親歷者老去而被湮沒，也不因我們這些親歷者的沉默而被扭曲。我們的同學陸小寶說過，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最後的責任”；我們記錄下清華文革中的這段歷史，是為了思考這段歷史，從中吸取教訓。

在本書最後的“反思”中，我們談了一些認識。這些認識太粗淺了，我們拋出來的連磚頭都不是，只能叫拋‘泥坯’引玉吧。

為了紀念當年清華園內不幸喪生的人們，我將這本書命名為《倒下的英才》。

願在清華大學的文化革命中倒下的英才們安息吧！

唐金鶴

2009年仲夏於香港

註 1. [派性、派性情緒] 和註 2. [派性的口號、派性的語言]：文化革命的時，全國各地都出現了類似清華團派和四一四派對立的兩派。每派的成員站在自己所從屬派別的一方，用本派的觀點來看問題、分析問題，認為自己所屬的那一派是革命的、是完全正確的；用派性的語言、派性的口號，去攻擊對方。如果一個人說話、做事，都帶着本派的觀點，則稱謂這個人有派性情緒。

修訂版前言

我寫《倒下的英才》這本書的初衷，是因為七年前在清華校友網上，見到了有關姜文波之死的文章，立刻使我回憶起四十年前陪伴姜文波姐姐的日子。我骨鯁在喉，不吐不快，於是，寫下了第一篇回憶文章《在陪伴姜文波姐姐的日子裡》。寫完以後，回憶的閘門一下子被衝開了，四十年前的往事，一件件重新浮現在我的眼前，使我連續多日徹夜難眠。

四一四從 1967 年 4 月 14 日成立串聯會，一直堅持到 1968 年 7 月 27 日。團派沒有想到，四一四自己也沒有想到，四一四竟然能支持這麼久。我原本是個逍遙派，居然深深地捲入武鬥中，這也是誰都不會想到的。我目睹了清華武鬥的殘酷和血腥，我參加救護的就是那些面臨死亡的傷員，太可怕了！

在很長的時間裏，我沒有和任何人談起過清華武鬥的事情，包括我的丈夫鄭楚鴻，因為這些回憶實在是太痛苦了，我不願意再想它。一直到我寫這些回憶清華武鬥的文章，我的丈夫才知道了我在武鬥中所做所為；我也才知道了他的左腳有殘疾的原因，原來在五二零大武鬥時，他在東大操場上，老團的彈弓車拋過來的一塊磚頭打傷了他的腳。

我突然感到，如果我不把我經歷過的那些事寫出來，那在我離開這個世界以後，這些事就跟着我一起消失了。不，不可以這樣，這樣做對死者是不公平的；對我們的後代、對我們的民族是不負責任的。文化革命是我們這一代人都必須正視的歷史，想迴避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裏，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由十億中國人所演繹的這段歷史，這是不可能的！人各有志，有人要迴避，那是他的選擇。我有我的選擇，我橫下一條心，一定要把這段不堪回首的歷史記下來。在眾多清華同學和老師的幫助和鼓勵下，我完成了《倒下的英才》，以此紀念在清華園武鬥中不幸喪生的人們。四年以後，2009 年 11 月，《倒下的英才》初版在香港正式出版發行了。

該書出版以後，我已經記不清有多少人專門發來郵件告訴我：拿到此書以後，他（她）徹夜不眠，一口氣讀完此書；四十年前的往事，一幕幕又回到他（她）的眼前。接着，一份份勘誤表發了過來，一件件往事的補充和修正資料從世界各地送到我的手中。大家一致要求改錯、補遺。大家認為，這不是一本市井上流行的章回小說，來不得半點虛構；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留給後人的重要歷史文件，不允許有一個字的差錯。我感到大家把這本書看得很重，很重。我認識到，《倒下的英才》是我們這些人臨走前交出的最後一張人生考卷，我們一定要竭盡所能，答好這張考卷，這是我們的歷史責任。於是，我重新整理了自己的思想，又欣然拿起了筆，開始了漫長、艱難的《倒下的英才》的補充和修正工作。

但是，在收集資料、訂正史實的過程中，我遇到了原先沒有預想到的困難。對同一件事，幾個親歷者常常有不同的回憶。我慢慢地明白了：身處現場的每一個人，都不可能像遊山玩水

那樣地左顧右盼，他們都是高度專注，盯着自己眼前的人和事；他們更不可能像上帝一樣，居高臨下，俯視全局。比如五二零那天，參加人數有幾百人之多，而武鬥的現場範圍實在太大了。在同一時間，在不同地點，演繹着不同的場景；而這些武鬥場景是轉瞬即逝的。於是，身處武鬥現場的不同地點，就看到了不同的場景，就有了不同的記憶。更何況，四十多年過去了，有些場景已經在記憶中模糊了，有些事情即使當事人都記不清了。有一位同學對我說：“我曾看過一些蘇軍將帥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回憶錄，指揮同一戰役的不同指揮官，對同一事件，居然會各執己見，互相爭吵，甚至互相謾罵。”這些已經到了耳順之年（註1）的同學們也一樣，各個都堅持己見，不相退讓，只是沒有發生像蘇軍將領那樣的互相謾罵而已。

爲了使最後成書的資料可靠、可信、符合歷史真實，我堅持下面三條原則：

第一，有爭議時，孤證不取。如鄭楚鴻一直堅持，五二零凌晨，他看到了兩輛土坦克。但是，沒有人贊同。於是在初版，我堅持只寫一輛土坦克。

第二，以親歷的資料爲主。比如許恭生之死，他上午7點左右受傷、到下午在醫院閉上眼睛，整個過程，我們只採用親眼所見者提供的資料，並與也受了重傷的霍玉金的情況互相印證，找出許恭生真正的死亡原因，還給許恭生一個公道。有些人有意製造不同版本，說什麼“被土坦克衝倒在地”，什麼“血流如注”，全都是無稽之談。

第三，各個親歷者所提供的資料，要互相印證。經過印證，去掉誤會，去掉錯認，去掉不合理的部分。如五二零那天，老四的土坦克出動了三次，我們找到了三個土坦克的駕駛員；凌晨時分，同一輛土坦克在短時間內出現了兩次。到了這時，在修訂版中，我才接納了鄭楚鴻的說法，但改正了他的錯認。

在材料的取舍上是不可以採用少數服從多數的。我們對任何一個現場參與者所提供的每一點細微的材料都一視同仁，進行慎重認真地分析、討論。我們欣喜地發現，衆多的親歷者都本着對歷史負責的精神，他們所提供的材料絕大多數都是真實的、可信的。在我和衆多親歷者的共同努力下，我相信，又耗時三年的修訂版《倒下的英才》，是經得起歷史的檢驗的。

我們寫下這段歷史，絕對不是爲了爭那個四十多年前的誰對誰錯，不是爲了爭那個屬於四十多年前的榮辱。我們早已跳出這些狹隘的框框，拋開那些對錯與榮辱，這些東西對今天的我們又有什麼用？清華園的這段歷史，對我們這一代的清華人是刻骨銘心的，它是沉重的，也是不能忘卻的。這不僅僅是小小的清華園的不幸，也是960萬平方公里的祖國的不幸。它告誡我們，只有記住這段歷史，才能不讓那悲慘的歷史重演；它告誡我們，人要以善爲本，國過要以民爲先，要維護人的生存自由，要使大家都有做人的尊嚴，都安全、幸福地生活；它告誡我們，

註1. [耳順之年]：指已經過了六十歲。出自孔子的話：“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那些曾經對他的老師、對他的同學狠下毒手的人，必須正視歷史，以史為鑒，只有自我反省，才能得到社會的諒解。不堪回首的日子雖然已經過去，但是它的警示將永遠留給我們！我們要認真地總結這段歷史的經驗教訓，使我們的子孫後代，使中華民族再也不會重蹈我們的覆轍。爲了完成歷史賦予我們這一代清華學子的神聖使命，我將竭盡全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我的喜怒哀樂在《倒下的英才》的修訂版中盡顯無遺，這是因爲我深陷其中了。我與其他執筆者真實地記錄下了自己當時的所想、所做、所爲。我們希望這些回憶能成爲那個時代洪流中一個一個的小水滴，爲那段歷史作一點點補充。修訂版中的一些章節在清華校友網上發表，徵求意見。對於我們的憶述，有人感動落淚，有人佩服不已；有人震怒，有人扯下了斯文的外表，破口大罵。在國內廣泛流傳的電子雜誌《記憶》第66期上，將本書即將出修訂版而引起的清華網上的爭論，列爲2010年反思文革的10件大事之一。

我只是一個最終投向四一四陣營的普通群眾，對文革的認識很膚淺，我寫出的只是一己之見。那一段歷史實在太複雜了，我們這些執筆者，大多數是老四，在這裡寫出的只是我們這些人的所見所聞，沒有能夠記錄下當年事情的全部真相和某些人在幕後的操作。一些我們不知道的事件，書中不可能涉及。因此，我們呼籲，參加過當年文革的過萬清華師生，大家拿起筆來，趁我們還有記憶，共同記下那段歷史，使它不至於淪爲任人雕刻的大理石。

到目前爲止，清華文革的脈路大致已經清楚；老團和老四們爭論不休的是其中的很多細節。客觀地講，社會上的人們對這些細節並無興趣。我想，我們也應該將我們有限的精力放到歷史的反思上面，我們要揭露的是文革的荒謬，我們要思考的是民族的未來。

修訂版《倒下的英才》中有幾個重要修改：

第一，在初版《倒下的英才》中出現的“東大操場上，千人對陣”的提法是錯誤的。在此，我要向廣大讀者致以深深地歉意，並向對此問題提出異議和批評的李自茂等同學表示誠心地感謝。《倒下的英才》的修訂工作就從調查1968年5月30日那天，東大操場上到底有多少老四上場、和老團對陣開始的。儘管老四一方的資料現在要準確多了，但在這裡，我很遺憾地告訴讀者，因爲無法得到團派同學的配合，修訂版中團派同學五二零上場的人數，是以上場的老四人員的感覺、老團人數比老四多進行估計的。

第二，把目前流行的清華“百日武鬥”的提法，改爲“清華武鬥”。

美國作家韓丁1972年出版的《Hundred Day War》，譯爲《百日武鬥》。“清華百日武鬥”的提法大概就從此時開始。2003年，清華大學唐少傑教授出版了《一葉知秋——清華大學1968年「百日大武鬥」》一書，也沿用了這個說法；2004年，清華文革中四一四派頭頭沈如槐出版的《清華大學文革紀事——一個紅衛兵領袖的自述》一書，其中第六章的標題就是“百日武鬥”，清華“百日武鬥”一詞就這樣被流傳了下來。在初版《倒下的英才》中，我們也繼續沿用了“百日武鬥”的提法。

但是，在“百日武鬥”之前，清華園裏還有一場規模不小的1.4武鬥。但桑同學在他寫的《1.4武鬥》的文章裏指出：1.4武鬥才是團派極端分子挑起的清華第一場大規模武鬥。

也有人把清華武鬥劃分為“4.23到7.27大武鬥”和之前的“小武鬥”，認為1.4武鬥只是百日武鬥的前奏，屬局部、個別事件。他們仍然都採用了清華“百日武鬥”的提法。

在和一些同學經過多次反復討論以後，我決定在修訂版《倒下的英才》中採用但桑同學的提法，這樣可以更全面、準確地反應出清華武鬥從開始、發展到結束的全過程。因此，在修訂版《倒下的英才》中，不再使用清華“百日武鬥”的提法，而改為“清華武鬥”。

第三，在《倒下的英才》修訂版中，我們又增加了一些照片。近年來，我多次往返美國與香港，接觸到方方面面的人。我感到港澳臺與海外的許多人對中國的文化革命有很多誤解。比如，他們把那個時期的大陸年輕人一概統稱之為紅衛兵，並把他們臉譜化，就是身穿綠軍裝、腰系黃皮帶、手握毛主席語錄，做出種種令人髮指的暴行，近似魔鬼。我認為以不可理喻的“大陸紅衛兵”，來對那個時代生活在大陸的年輕人一言以蔽之是不合適的，這不符合事實，也有欠公允。針對這種情況，我們在書中盡力收集了親歷者的照片，努力為讀者提供那個時代的真實景況。首先，我們盡力收集了他們在清華讀書時的照片。從照片中可以看到當年他/她們一個個都是風華正茂的好小夥和年輕秀美的好姑娘，並不是妖魔鬼怪；當時，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都被捲入了這場文化革命，這些相片記錄下的是那個時候他們在清華園的身影。然後，是他們在清華畢業後，努力工作、事業有成的照片。他們不是就會武鬥，他們是一群出類拔萃的社會中堅。最後是他們的近照，可以看出，現在他們生活得都很好，沒有窮困潦倒，沒有流浪街頭。由於受到篇幅的限制，我們只能把圖片的一部分放入書中；而在磁碟中盡量收錄了更多的圖片。

在初版作者序中已經提到，考慮到多種因素，書中一些人的名字被隱去了。在修訂版中，有一位414核心人物的名字，我們以化名蘇中代替了。但這些不影響本書的真實性。

本書封面選用傳統的清華紫，書名用白色字體，以悼念清華武鬥期間倒下的英才。

書中的1968年清華大學校園復原示意圖由土建系建九班的肖春濤學友繪製。本書所附磁碟由作者的妹妹唐林鶴女士製作。畫家溫毅明先生為本書作畫。土建系房零班的單建學友，以他一貫的嚴謹作風，為本書認真地校對。

為了幫助來自世界各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閱讀與理解本書，我們在某些章節中加入一些註解。這些註解絕大部分來源於互聯網，只供讀者閱讀時參考。

聰明秀出謂之英，英才乃才華出眾之年輕人也。在這本書中倒下的都是我們國家之英才。俱往矣！喜看今日之中國，新人輩出。如果這些倒下的英才在地下九泉有知，也一定會為祖國所發生的天翻地覆的變化，為更多的英才在成長而感到欣慰。願這些倒下的英才安息吧！

目錄

初版作者序	I
修訂版前言	III

【上部】清華園文革記事

(一) 1966年8月24日 — 清華園裏的紅色恐怖	3
(二) 1967年 — 武鬥前夜的清華園	11
(三) 為了搞垮老四，老團憑空製造冤案	18
1. 1968年初製造 “羅文李饒反革命集團”	18
2. 1968年4月又捏造 “十二人反黨集團”	25
(四) 1968年1月4日 — 清華園裏的第一場武鬥	38
(五) 1968年4月23日 — 舊電機館武鬥	44
(六) 1968年4月27日 — 姜文波被抓，逃跑中跳樓身亡	60
(七) 1968年4月29日 — 武鬥中，謝晉澄慘死在車輪下	62
(八) 1968年5月2日 — 老團偷襲土木館	67
(九) 1968年5月上旬 — 活捉老團東區武鬥頭頭周大衛	72
(十) 1968年5月14日 — 汽車樓之戰	74
(十一) 1968年5月15日 — 幾小時裏活活打死孫華棟	77
(十二) 1968年5月下旬 — 白薯地之戰	85
(十三) 1968年5月30日 — 清華園裏最慘烈的武鬥	87
● 五二零大武鬥的第一個階段 — 部署、初戰階段	87
1. 東區浴室初戰	88
a) 五二零大武鬥的焦點 — 東區浴室	88
b) 老四森嚴壁壘要堅守浴室	90
c) 老團緊鑼密鼓要偷襲浴室	93
d) 老團偷襲浴室未成	95
2. 關於“內鬼”與“奸細”	96
3. 浴室打響，八方老四齊去支援	99
a) 工物館老四夜闖封鎖線	100
b) 科學館老四衝過“華容道”	102
4. 東大操場初戰	107
5. 五二零大武鬥第一階段總結	116

● 五二零大武鬥的第二個階段 — 相持階段	117
1. 老團強攻浴室傷亡慘重	117
2. 數百人手持長矛，對陣東大操場	119
3. 傷員變成傳令兵	121
4. 劉萬章率兵另尋突破口	124
5. 蔣南峰帶隊“圍魏救趙”	125
6. 五二零大武鬥第二階段總結	130
● 五二零大武鬥的第三個階段 — 最後階段	131
1. 土坦克壓毀籃球架，老四衝過東大操場	131
2. 一廂情願	135
3. 老團火燒東區浴室	138
4. 五二零大武鬥第三階段總結	141
● 五二零大武鬥上陣人數估計	142
● 關於老四的土坦克	145
● 五二零大武鬥的餘波	150
(十四) 憶恭生	155
1. 我們班的許恭生	155
2. 許恭生之死	160
a) 戰地失足，被紮成重傷	160
b) 延誤送醫，失血過多致死	164
3. 許恭生死因分析	166
a) 瘋狂的年代，瘋狂的行為	166
b)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教育害死了許恭生	168
4. 重讀一份歷史材料 — 許恭生的《鑒定》	169
5. 可憐的許媽媽	171
(十五) 1968年6月30日 — 八號樓老四突圍	173
(十六) 1968年7月2日 — 巧捉老團司機李正明	176
(十七) 1968年7月中旬 — 蒯大富親自帶隊伏擊四一四	180
(十八) 老四頑強求存	183
1. 堅守科學館	183
2. 爲了科學館的兄弟	187
3. 老四的密碼通訊和監聽活動	192
4. 自己動手製造武器	195
5. 挖地道	197
6. 衝破老團的封鎖綫	200
7. 向社會大聲吶喊	203

(十九) 1968年7月27日 — 流血的落幕	206
1. 天兵從天而降，老四得救了	206
2. 沉痛的檢討，無盡的哀思	209
3. 無辜的首都工人師傅的鮮血灑在清華園	210
(二十) 人間仍有真情在	212
1. 感謝仗義相助的北京人	212
2. 眾學友幫助朱玉生的家人	215
3. 眾學友幫助時作隆	219
4. 派性隔不斷同學情	222

【下部】我所經歷的1968年清華大學武鬥

(一) 我所經歷的1968年清華大學武鬥	229
1. 我算老幾？	229
2. 4月23日 — 舊電機館樓前	230
3. 學校武鬥，無處睡覺，無奈回家	232
4. 我幹的第一件事 — 送密碼	235
5. 4月29日那一天	238
6. 4月29日那一夜	240
7. 五月初 — 陪伴姜文波姐姐和謝晉澄爸爸	243
8. 我媽讓我回家	246
9. 5月23日到5月29日 — 我被老團綁架、關押的日子	247
10. 5月30日那一天	254
11. 5月30日那一夜	256
12. 5月31日我回到學校以後	262
13. 六月初 — 鐵打的金剛勇闖鬼門關	263
14. “唐阿姨”綽號的由來	265
15. 老四的司機真好	266
16. 武鬥中的清華教職員工	268
17. 我學會了進飯店	272
18. 誰都不是我的男朋友	273
19. 六月底 — 看望劉承燦老師的家屬	276
20. 7月1日 — 體院偵察	278
21. 七月初 — 整理監聽老團電話的錄音	280

22. 7月4日 — 朱玉生之死	280
23. 7月5日 — 楊志軍之死	283
24. 7月6日 — 楊樹立之死	288
25. 7月9日 — 訛傳414要炸北京電報大樓	294
26. 7月9日 — 張繼昆大難不死	298
27. 7月12日 — 姚清信受傷	301
28. 七月中旬 — 小董腿部中槍	304
29. 7月18日 — 錢平華之死	308
30. 7月20日 — 李光鳴右手腕中槍	314
31. 7月25日 — 老四去北醫三院獻血	316
32. 7月27日 — 老四絕路逢生	317
(二) 血淚問蒼天	319
1. 清華武鬥誰之過？	319
2. 清華園裏血斑斑	322
3. 先定罪，後編造 — 冤假錯案是這樣煉成的	327
4. 國民經濟走到崩潰邊緣	332
5. 吸取教訓，走向未來	337
【附件】	
1. 就《倒下的英才》初版答清華校友網上眾同學	341
2. 1968年清華大學武鬥期間遇難和重傷人員清單	348
3. 1968年1月4日清華兩派停止武鬥協議書（影印件及其打印文本）	354
4. 團派總部給許恭生的鑒定（影印件及其打印文本）	355
5. 1968年清華大學校園三維復原示意圖	
6. 1968年清華武鬥期間嚴重傷亡事件發生地示意圖	
7. 磁碟一張	
【參考資料】	362
鳴謝	363
【書評】	
1. 復原清華武鬥的真實面貌	陸小寶 365
2. 流着眼淚剝洋蔥 — 《倒下的英才》修訂版後記	陸小寶 366
3. 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 — 《倒下的英才》讀後	唐偉 張宏慶 377
4. 《臨江仙》 — 讀唐金鶴《倒下的英才》	單建 391
【註釋索引】	392

【上部】

清華園文革記事

(一) 1966 年 8 月 24 日 —

清華園裏的紅色恐怖

1966年6月中旬，隨着蔣南翔（註1）被打成“黑幫”（註2），清華大學的廣大幹部也成了階下囚。他們失去了自由，每天就等待着革命群眾（註3）的提審、批判鬥爭和遊街示眾（註4）。後來，這些幹部都被編入了“黑幫勞改隊”，一律被稱為“勞改犯”（註5）。這些“勞改犯”凌晨四點鐘就得起身去掃馬路，白天在校園裡拔草，晚上修大字報棚（註6），但不準看大字報，不準參加群眾大會；每天超強的體力勞動，成天被呼來喝去，日日在屈辱、疲憊中生活。

文化革命中有一些被批鬥、被遊街的人，選擇了自殺來結束這種人格上的凌辱。但是，也有一些人想開了，他們把這種人身凌辱不往心裏去，當成“貓尿、狗尿，胡嚕胡嚕就掉。”清華大學原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羅征啟老師他們就是這樣。羅老師按照“革命群眾”的要求給自己做了一個大牌子；一起勞改的“黑幫”們，苦中作樂，大家認為羅老師做得好，還有人說：還是建築系的會設計。在大家的要求下，由羅老師給工字廳勞改隊的每個人都做了一個大牌子，上面寫着“黑幫 ×××”幾個刺眼的大字，在名字上面再打上一個大紅叉（註7）。“勞改隊”中有我過去的老師和班主任，所以當經過他們附近時，我會下意識地走近一些，去看看他們在幹什麼。7月底到8月初，“勞改隊”很多人在東大操場上勞動。我見到不止一次，“黑幫勞改隊”的監工命令全體勞改人員在大太陽底下，跪在發燙的煤渣地上，聽他訓話。我感到這個監工的心很壞，他以折磨別人為樂。但並不是所有的圍觀者都同情這些“勞改犯”，我就見過望着“勞改犯”笑的人。望着那副笑臉，我心裏難過極了，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一天早晨，我見到我們系“黑幫勞改隊”在七飯廳前排隊集合，我們班大一時的班主任潘

註1.[蔣南翔]：文化革命前，任高教部部長，並兼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和校長，他還是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候補委員和北京市委常委。

註2.[黑幫]：“黑幫”原指帶有黑社會性質的職業犯罪團夥。文化革命中，把要打倒的幹部，連同他們的上司和下屬，看成一個政治上的反動集團，稱他們為“黑幫”，或“走資派”；把運動中揪出來的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牛鬼蛇神”，都叫做“黑幫”。

註3.[革命群眾]：文化革命中，凡是沒有被打成“黑幫”與“走資派”的，都可以稱自己是革命群眾。這是當時的一個時髦稱謂。

註4.[提審、批判鬥爭和遊街示眾]：文化大革命期間，國內任何群眾組織，都可以隨便將任何人抓走，關起來審問；可以組織群眾開大會批判；可以遊街示眾，進行肉體折磨與人身侮辱。這些行動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而稱之為“革命群眾”的“革命行動”。

註5.[黑幫勞改隊]和[勞改犯]：文化革命中，各單位原來的幹部被集中到一起，強迫他們進行勞動改造，並侮辱性地稱為“黑幫勞改隊”，這些幹部被稱為“勞改犯”。看管人員對這些“勞改犯”經常施以毒打和侮辱。

註6.[大字報棚]：為了方便革命群眾黏貼大字報，臨時搭建起來的一面面的竹牆棚，兩邊用木杆固定住。清華大學的主要大字報區在學校大禮堂前。

註7.[大紅叉]：在中國，死刑犯執行槍決前遊街時，脖子上挂一個大牌子，寫上犯人的名字，名字上再加上一個紅色的大叉子；在法院的公告上，在死刑犯人的名字上也加上一個紅色的大叉子。文化革命中，領導幹部被打成“黑幫”以後，他們的名字上也處處被打上一個大紅叉，以起到侮辱的作用。